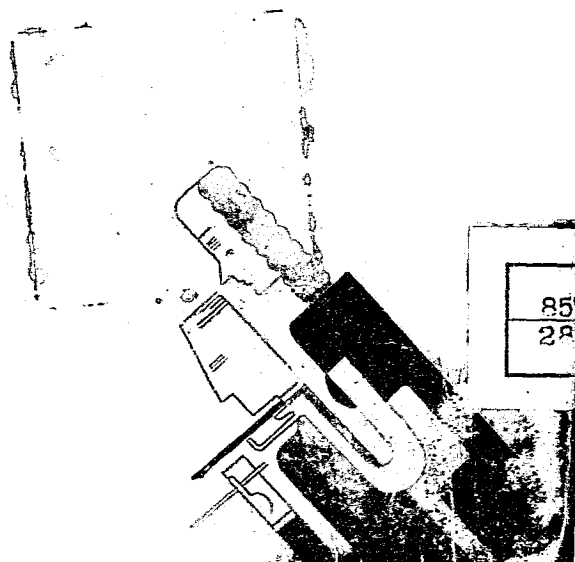


千秋九分叢書

第三種 李輝英著

兩 兄 弟



857.63
289.4-6

種三第書叢分九秋千

弟 兄 兩

著 英 輝 李



3 0527 5834 3

行發社版出秋千海上



70476

海 上
局 務 印 方 大
印 承

兩兄弟

李輝英著

一

哥哥的名字叫王海，兄弟的名字叫王山，若果說「海」同「山」是根本不同的兩樣東西，那麼，這也就判明了兩兄弟終生不同的性格，以至於兩個人總不能在一起過幾天投心合意的日子。

現在，哥哥在田裏割地，兄弟在屋裏閑着他的身子。

好秋天，到處都吐露出無邊無岸的黃金，到處都迷漫着黑壓壓的鴉羣與烏羣，到處田裏盡是些收割的農人。

這中間，就引出了農人們和大羣啄食的雀鳥們的衝突，不時地，在田地上飄蕩着巨大的喊聲：

「浩——許——」

「通——噎——」

隨後，就有人舞着掃帚沿着田邊奔跑着追剿，內心裏湧出無限的痛恨與惋惜：

「這些該殺的東西，把糧食粒都啄去了。」

那些埋在田地中的穀草人，農人們臨時裝置出來的驅鳥武士，此時已經鎮壓不住貪婪的雀鳥們的餓腹了，牠們洞穿了這幕假的活劇，有時甚且故意地飛上它的面前示威，一面還慢慢地嚼着嘴裏黃金一般的穀粒。

小河裏流着平靜的水，一片一片的柳林呆呆地站着在悄悄地窺視着全村，天空上透出來一抹蔚藍，又清爽又秀麗，西斜的秋陽，在這面大片的蔚藍襯布上，吐露着它沉落前的光熱。

哥哥的身上，偷偷地冒出熱騰騰的汗珠，收起手裏的鐮刀，伸直了腰，他歇下身子。別人的田地裏，他看到一幫男人亂七八糟地忙碌着，只有他，他的田地上不

過是一個人，沒有一個幫手。「倘若多有一個人，多把工夫放到田地上，那可有多麼好。」幾年來都是這樣想着，偏是幾年來家裏頭只有他一個男人。但是現在呢？現在他家裏當真有一個閑着的人，新近從外面回來的兄弟！不錯，千真萬確是他的兄弟，不過，總之，說不出，無論作什麼事情，總是合不到一塊的。

兄弟是當大兵的，這時候不當了，才又回到家裏來。聽說是日本兵佔了寬城子，佔了瀋陽城，又佔了船廠，他們的旅長順勢投降了日本人，可是他們當弟兄的不答應，把旅長就幹掉了，弟兄們跟着就逃散了各奔家鄉。

初見面時，兩兄弟很是親熱，但是後來就越談越不對了，合不到一起了，可是，存着一顆「萬一他能幹呢」的心情，他試着喊他的兄弟，他需要一個幫手呀：

「老二，你不好出來幫幫哥哥的忙割一點麼？」

喊完了，就把眼光溜到自己家屋的地方。他等候着兄弟的回答。

突如其來地，撞回來硬氣的話語：

「你想當一輩子奴才麼？我不幹！我明天就離開你們打日本去！」

兄弟的嫂子，在燒着晚飯；堂屋裏灶火噴着呼呼的響聲，鍋上面竄着一團團的熱氣，她是心痛自己的丈夫的勞作的，要求着她的小叔，說：

「二兄弟，可憐可憐你的哥哥罷，反正你也沒有事作，幫他作一點就不行麼？」

而在她的內心裏，正在惱恨她這個小叔，甚至於她都想好了要那樣說他一句：

「你不幫你的哥哥作，就別吃你哥哥的飯！」

「你等我再想一回事情不行麼？」

兄弟在想着他的計劃呢。

在吉林東大營幹掉了旅長，弟兄們退出去之後，有一部分人就掀起了義勇軍的旗幟，準備反抗日軍的侵略行動。另外一部分人，連他也在內，被分派回到各自的鄉村裏搜羅志士，勸導農民，以期擴大了反日的軍事行動。可是，這些話，他是不

能跟哥哥說明的，只有深深地藏在內心裏等着機會。

「簡直是一羣豬。」

他痛恨他的哥哥，還在痛恨那些不聽勸導執迷不悟的農民，幾次地他跟別人說着事情，每次都是那樣，不等他說完，別人就笑着說：

「你別說啦，還有你說話的地方，你身上長幾顆痣我都知道。」

「你不要忘記你是個當大兵的呀！」

「算了罷，有工夫我們甯願聽上一段大鼓書。」

這是些什麼話呢？是什麼意思呢？一句話：你還沒有到說話可以使人信任心服的時候。

然而，他確是在幾年大兵生活中，體驗到了好多社會生活的實況，他發誓要和日本帝國主義拚命到底的，只是，人們對於像他這樣的大兵多麼卑視呀。

「比石頭還硬上千萬倍的豬頭！」

他罵村裏的農民們，因為他們只是願意給官家作着順民的，他們太過於頑固了。

原是答應着嫂子說是要想些事情來的，他打算想着他的計劃，想不到，只是想起這麼一些過去幾日惱人的片段往事。正值這時，堂屋裏的嫂子，懷着惡意譏嘲着他又說話了：

「你又想什麼事情呀？天天想，天天想，也沒有看見你想家來半只老母猪！知道麼，你不是歲數小的人了，你該想來一個母的養出幾個孩子才對呀，你就不想留後代傳輩麼？」

這樣的話，他是回答不出的，因此他也不理會。不想，拿起一把鐮刀，他就向屋外走去了。

外面偉大的，耀眼的是田地，樹木與山丘；刺鼻的是五穀的香的氣息，清新的空氣的氣息。

仍然沒有消止了對於哥哥的氣憤，走到田地裏，作兄弟還是氣沖沖地說：

「你就知道死到脖子上也啃着土地，你知道過些日子這些土地就要讓日本人佔去麼？」

哥哥並沒有生氣，不管兄弟說的話怎樣刺耳，說話時的神情怎樣不好看，只要他還肯拿着鏟刀來到田地裏，這就比殺豬迎來神爺還要難，——出乎他的意外呢。

可是，左近田地裏割地的人們，不知爲什麼低語起來，嗡嗡嗡嗡的有如夏天裏叫喚着的蒼蠅的聲音：

「看呀，外國莊稼人下地來了。」

「他來割地怕不要割下去一條腿。」

「他這城裏的莊稼人，一天還不能割上十根穀。」

作兄弟的縱然沒有聽到耳朵裏，他聰明的眼睛却看得出人們是在說着他的壞話，他不管，裝作沒有聽見的樣子彎下身割地了。一面，自己在寬解着：

「這羣土包，是不可理喻的，就知道老祖宗從前作的事情是對的。」

不過，他在忖量着，事情要怎樣入手呢？

爲什麼人們就不信任他呢？譬如他說：

「你們要想法自衛呀，預備日後反抗日本兵佔過來。」

他們定會用鼻子哼着：

「官家都不管這件事，老百姓除非是傻瓜才會變成雞蛋硬往石頭上碰！」

他如果說：

「日本兵殺起人來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見着娘們還要……還要強姦！」

他們就會板起面孔反駁着說：

「是牲口牠才不知羞醜說這樣話！」

總之，日本人不來到村子裏擺給他們一點厲害嘗嘗，他們算不知道厲害的，而他們共同的思想，那樣堅硬地豎立着，簡直搖動不了，他們全是那樣：能過一天就

過一天，萬不能有意外亂念，作規外的行動。

遠處丘嶺上，飄散出牧童們的歌唱聲，穿過漫漫的田野，透過叢叢的樹林，竄到田地上來，和平，靜穆的空氣，正如那西斜的秋陽只把光明晒在這村子似的，特意來看顧這平和的地帶。但是，不用忙，最近的將來，這塊平靜的土地，或許就會有被日本兵的鐵蹄踐踏的一日的。

「老二，你收了心罷，別作亂夢罷，幫哥哥好好幹那麼幾年，差不多能成家立業了。你知道麼，別人都說你是一個壞蛋呢，爲什麼不好好幹一幹，給他們看看！

」

已經有好長一片鋪倒的穀桿，鋪在二兄弟的身後了，聽了哥哥的勸告，依然還是那一套老思想，哥哥的壞主意，非嚴厲地改正一下不可，他忍不住憤憤地說：

「成家立業？你這才是作亂夢！養出一羣豬，也躲不過脖子上挨着一刀！告訴

你說罷，你如果還不及早醒悟，日本人來割你們的豬頭的日子就快到了！」

「哼。」

哥哥還是不同意兄弟的話，但他也沒有再多說，僅只不同意地「哼」那麼一聲

兄弟又接着說：

「大晴天都有落暴雨的時候，就是你們的壞主意，鬼也給改不過去！」

「可是，你總不能拋下家業當鬍子呀，你這幾天不就是說的那些話麼。」

「當鬍子麼？鬍子也是人當的，就看你當的對不對！當鬍子爲的打日本，老天爺有靈驗都要點頭！」

漸漸的，傍晚的陰影，依稀地掀起到村中的樹梢上，太陽的光輝，愈沉愈暗地隱到西山的背後去了。

田地裏割地的人，漸漸少下去了，這時候，作兄弟的聽到嫂子在門口喊吃飯的聲音，他裝作沒有聽見的樣子，繼續割着穀子。空氣中又響過來第二聲清脆的聲音

「吃飯啦。」

這女人的嗓子倒不錯，不過，跟着沉重的勞力，一年一年往前走着，這樣清脆的嗓子，還是會變成沙啞的。像老牛耕地一般只知向前去賣着力氣割地的哥哥，還是沒有聽到喊叫吃飯的聲音，還是作兄弟的止住了哥哥的勞作，輕聲地說：

「叫吃啦，哥哥。」

恰在這時，第三聲喊吃飯的聲音又奔過來了，聲音裏似乎還蘊藏着氣憤的成分：

「吃飯啦！聾了麼，喊三遍還聽不到？」

二

重重的山嶺，重重的田野，重重的屋房和重重的睡眠，都被那巨大的黑暗吞噬

了，全個村子裏，只是死氣沈沈的。只有那潺潺的小河流動着的水，和那爲風嘯捲起的垂柳呼叫聲，來監視着龐大的黑暗。秋之氣息——衰草的氣息，落葉的氣息，穀實的氣息，涼的氣息，還有沉靜的氣息在傾吐着，發瀉着。聽不到狗叫聲，牠們都沉入甜美的睡夢中，獵取得意的食物去了。

疲倦了的農人們，疲倦了的牲畜，疲倦了的土地，靜息在黑暗裏，甜睡着。倘若這時候從天上落下來一顆殞石，或是，一顆驚天動地的炸彈，那也驚醒不了酣睡着的身體，充其量不過像夏天夜裏落下的一點雨滴罷了。現實裏，睡眠之對於全個村莊，確是比黃金還值錢，是比什麼都寶貴的東西。所有的人們，只是像死狗似地睡着，忘去了日間裏不快意的事件，和一些龐亂的回憶。他們也分不出心神計劃着怎樣與家怎樣立業了。

彷彿是喝了悲哀的苦酒的小動物——一些秋虫，帶着難忍的身子，翻身打滾地號叫着，畢竟是已經到了牠們力竭聲嘶的時候，牠們微弱的聲音終於突不破重重圍

裹着的黑夜。可憐的秋虫們，牠們正不知明天的光明是否還能照到自己活着的軀殼上。生與死，彷彿只隔着一條黑線，一失足就有跌進死亡之穴的危險的。

時間快到半夜了，夜氣慢慢地轉涼了。天空上，突出重重的黑暗，冒出來一顆一顆的賊眼睛，閃動着，有如在找尋機會的到來，好趁勢跳到地面上偷走一些東西。這些賊眼睛，這些燦燦的星光……

那個兄弟的兩只眼睛，睜得大大的，隔着重重的黑暗，他都看清了房山上的裝橫。他那副神氣，就像隔着房頂偷偷他望着黑暗的天空，防備那將要落下來的殞石軌到他的身上。全村裏，怕只有他一個人沒有入睡。幾夜以來，他差不多都是讓煩惱之網罩得緊緊的，兩只眼睛一直送着黑暗減薄，逸去，到朝陽從東方天邊托出來為止。他的身畔又像被重重的亂絲盤結着，擺脫不得，又找不到一把鋒利的刀斬除了羈絆，全是因為他在村子裏沒有作出來該做的事情。

又有如一座沉重的大山，緊壓在他的身上，他翻着，滾着，還是掙扎不出，因

此，他感到自己力量單薄的無法救助了。

他親眼看見過日本兵怎樣殺害良民，怎樣搶劫財物，可是當他把這類暴行，說給人們聽了之後，本意打算引起人們的反感，鼓舞起他們的反抗的雄心的，但是結果是白說了，而同時，時間不允許他，他不能再在村子裏多停留着，他想再多說些無人信從的話都不行了；好像有人告訴他說過，區裏已經派兵到各鄉查逃兵了，抓到一個還有賞錢。看來他的使命不能完成了，但是，那又怎好走開呢？……不走麼，人家都知道他是一個逃兵！

「無論如何，這些闖進來的餓狼，一定要打出去才能安居樂業的。」
決心，依然還是堅固地豎在他的身上一動不動的。

別人不信任他，還有說得出的地方，為什麼自己的哥哥還不信任呢？是說的話沒有說到地步麼？不然，是當兵的人得不到人們的重視？是的，過去的兵，確實曾經給與老百姓們一些死也忘不了的痛苦，以他自己來說，就作過一些說不過去的事

情。可是，從前是從前，從前還是給長官當兵的，現在却是爲老百姓服務的爭取自由的兵士了；從前是長官個人的私人軍隊，現在是保護老百姓打日本的武士了；爲什麼人們還依着從前的舊事，推斷着現實裏的新人物呢。……

忽然，一陣虫鳴聲鑽進屋子裏來，然後又是樹響聲，河水潺潺聲，他暫時停止住混亂的思想，却不料頭腦已經昏沉沉的了。

接着，又是沉靜的夜，滯悶的就像空氣已經脫開了地面。又好似一池死水，沒有風皺起它的髮絲，沒有甲虫劃破它的水面，黑洞洞的只是一池死水而已，若是從什麼地方飛來一件東西，一定會掀起一聲巨響，那就可以衝破了悶滯的狀態。

到這時，更明顯地證明出來，眼前困難棘手的地方，全由於他的能力的不夠！這是他的弱點，使他空有移山倒海的氣竅，也無所施使。說起來人們的一味保守，連扁屁都不敢放的服從，想要在短時內與以更正，改善，對於他，實在比衝鋒陷陣難得多。已往的祖傳教育，根深蒂固地沿長着，樹立着，自然比鑽石難於擊碎的。

那麼，他自己能夠脫除這樣堅固的牢籠，當真是不容易的事。正爲如此，他才是人們眼中的叛逆者，很自然地就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信託了，以至於骨肉同一的哥哥，都看他是一個無賴的遊民。

突然間，什麼虫鳴聲，什麼潺潺流水聲，什麼樹木低吟聲，一下子全讓一種想不出的新起來的亂聲給掩下去了。聲音彷彿是由村邊竄過來的。不錯，愈來愈近，聲響隨之加大了。狗叫起來，像咬着偷子一般的瘋狂，靜夜破滅了。他的內部緊張着，抬起頭，儘張着耳朵細聽着，到底讓他分辨出來是哪一種聲音：

「是馬蹄奔跑聲。」

依照已往行軍的經驗，再推量着自身近日的環境，他趕忙爬起身穿好衣服，摸黑開了幾道門，一口氣跑進半里路外南嶺下的一片樹林裏去。

真真切切的馬蹄聲止在哥哥的家裏。他知道闖來的不速之客是爲着什麼原故。他爲自己慶幸僥免於難，同時又担心他的哥哥。

火光，人影在哥哥屋子的窗子上閃動，又是嫂子的哭聲。隨後，是雜亂的威迫聲，呼嚇聲：

「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「被還攤着呢，免遁了不成？」

「快快獻出來，別裝像！」

「放走了不成？」

「晚上還有人看到他在田地裏割地呢。」

都聽到了，躲在樹林中的兄弟全明白了，他不能再在村中逗留，不然，一亮天就會變成俘虜的。然而，他胸中正湧起無限的怒火，恨不得一忽身闖到當場，憑自己的兩拳，打上一頓，可是，不行，那是盲動，那是白犧牲，他要平息下去胸中的怒氣。

「別了，周家村。」

也顧不得哥哥，他直向着嶺上走去。路是黑的，更是凸凹不平的，虧得他小時候常在這些地方放馬放豬，都熟悉了，雖然一隔好久沒有重回故鄉，那種深沉的舊憶還保存着，他因此如意地走着路，比起一個陌生人在白天走這段路還要顯得靈便些。

含着滿眶的熱淚，他更向山叢裏走着，和周家村的人們作着悲傷的告別：

「別了，你們一幫執迷不悟的奴隸。」

星光閃耀，山風呼嘯，山，風，星重重地擁抱着他，他就如一個孩子掙扎在一個大搖籃裏似的。

三

白天的眼睛睜大了，四外的夜幕拉開了，從河面上，從樹梢上，從黃金一色的田地上，飄出來涼涼的秋之晨風，隨後，在東方山叢中，托出來一大團閃灼的陽光

牠，彷彿不是來普照地面，而是專在爲兩個不同性格的人在送行，在衝破重重夜幕指引着兩條生與死的路途。

兩個人在屯子裏失蹤了：王家兩兄弟，哥哥被警察帶到區裏，因爲兄弟累了他；兄弟在當夜就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。

人們只顧看熱鬧，大好的晨光就被空空地放過去，他們僅只是看熱鬧罷了，誰也不會替當事人說句真誠話，哀求着那些警察老總。他們只是目釘着警察怎樣擄人，怎樣帶着走。只有當事人的老婆，磕頭如搗蒜似地，哀求着區官饒恕他老實的丈夫。他比天劃地，哭着，喊着，說明這兩位尊貴的證人可以保證犯人的忠誠。她還不住地重複着：

「老爺，他就知道種地，再沒有別的外道。老爺，放了他罷。」

沒有用處，人終於被帶走了，連後影都抓不到了。

走在路上，作哥哥的忽然想起了家，想起家裏待人收割的田地和無倚無靠的老

婆，想到這，哥哥就加倍地痛恨他的兄弟；沒有這樣造孽的兄弟，自然他不會遭到這一回的。不平的是兄弟爲非作歹，哥哥一點都沒有參與，爲什麼官家這麼不講道理亂帶人呢？並且，路旁田裏割地的人們，每當他們走過的時候，總私語着斷論着那一套話，不是說「他是當鬍子的罷？」就是說「一定犯了什麼罪案。」而其實，他既然沒有當鬍子，又不知道犯了什麼罪，然而此刻他已經被官老爺們硬派他爲犯罪的人往區裏帶着。

但是還有一種自解的想法呢，他想官家總不會冤枉人民的，警察們狐假虎威亂幹一陣子，區長可未必和他們一樣不分清紅皂白的，只要一到區上，經他把事情向區長當面一說就完了，區長就會說：

「回去罷，錯抓了你。」

於是他又回家了，又看到他的老婆了，又下田割地去了。可有一宗，他再也不接待他的犯罪的兄弟，他敢再來他就去報官。他要作一個心無邪念老老實實的莊稼

人。

到區上，偏是事情沒有像他想像到的一說明就恢復了自由，而且關在一間小屋裏一直三天了，還沒有見到區長大人的臉面是怎樣生着的。他滿腹的枉屈，找不到申訴地的方。反之，他倒常常聽到看守的警察在窗外絮叨着：

「招了罷，別硬氣了。騙不了人哪。」

讓他招些什麼呢？他能夠說「我是一個鬍子麼？」或是，懇求着說，「我作錯了，老總，饒我這一回？」

這樣話，他可從何說起！說良心話，他不但不知道鬍子怎樣當法，而且他不是道地的鬍子的反對者麼，村子裏誰不知道就是因為這一回事他才和自己的兄弟合不到一起，兄弟才因此不肯幫他的忙在田地裏作些事情！

「他們可讓我招什麼呢，老總！」

無可奈何，到後來他只有這樣對答了，那種可憐的樣子，正有如一口抬到桌上

行將被難的豬。他的兩只眼睛，這時候就不自主地淌出來滴滴的眼淚。

「別那樣娘們氣，又淌尿水子。」

「愁什麼，倒落得一天到晚逍遙自在。」

「別哭啦，老弟，白吃飯，白住屋，強起自己回家啃土塊。」

屋子裏同樣的罪犯，說給他譏諷的又帶着辣味的話。但他是不同意這種不自由的苟安生活的，她回罵着別人：

「除非你是一條狗，才願意靠別人養活！」

後來不知怎的，他和屋裏的人竟然鬧熟識了，有時也說些閒話。本來初來時，他除了央求看守警察放了他，才算是動一動嘴之外，其餘的時間就變成了一個啞叭，要不然就是暗自哭泣。慢慢地，他忘去了自身的憂愁和一些亂念，他更知道了屋子裏的人原也都是冤枉着進來的，誰都說不清他犯了什麼樣的罪。

「你知道嗎？知道他們爲什麼把我們抓進來麼？他們就爲的錢！豆大的機會，

也不願空過！」

聽別人說這話，他便進一步明白了官家不是公正無私的，他從前想像的官家，只有在夢鄉許能求到。他還聽到別人說到區長！

「區長麼，他才不來審詢呢，有時間他甯肯陪小老婆盡孝心，或是到商會上打牌，商量勒捐，傻瓜才會想到見區長去申冤！」

完了，他此後只有聽天由命了。然而，害他至此的還是他的親生兄弟，只要能再見到面，不下毒手也要剝下他的賊皮！可是，他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他的兄弟，沒有了。有一個晚上，當他正沉沉入睡夢到和老婆往家裏搬運穀子的時候，忽然讓一聲怪叫驚醒，不只是他一個人，全屋的人都醒了過來。

「起來，穿衣服。」

人們正在戰戰兢兢地穿着衣服，看守警察又說話了：

「好啦，這回送你們回家啦。」

這可是怎麼一回事？是真的麼？他樂得幾乎跳起來，快活極了，私自在想：

「官家倒是不冤枉人，冤抓來的還要送回去。」

不過，不對，何嘗是往家裏送，是送縣裏去呀，他們一屋人，都是因為繳不上罰款，取不到保才往縣裏送。他的罪名是：

「勾通土匪，禍害鄉村。」

他快活的心情，立時讓襲來的悲傷充實了，完結了，送縣裏叫作「回老家」，輕易別想恢復自由。等到曉色在東方揭起一線白光的時候，他們都坐上了一輛大車，一輛大囚車被拉走了。

作兄弟的當真在幾天之後又回到周家村，還領着二三百帶槍的人，像是一幫鬍子，繳去了村子裏所有的槍枝。他對人們說：

「留在你們家裏，將來也要孝敬日本人，還是交給我們好，讓日本人多吊頭幾個。」

他又說：

「你們知道麼，我們不是紅鬍子，是打日本的義勇軍！」

接着，隊伍在村子裏紮營了，正式編隊了，每天還上三遍操。

從前，誰不說他是個無賴遊民，誰不說他是紅鬍子？然而現在呢，人們都說他是個能幹的漢子了，說他一隊人是「仁義」軍了。他的弟兄們不但在地方上沒有騷擾行動，並且他還分派着幫助農人們到田裏去割地，哪裏是紅鬍子辦得出的！除了一些被繳槍的人，還在暗暗地生出小氣之外，其餘的人都表露着罕有的好感，就是那事先躲起來的一些人，想到從前罵過這一個頭目的，怕他記恨前仇施行報復，看這種情形，現在也大着胆又冒出來了。

嫂子却不寬容她的小叔，像一個瘋子似的，纏着他，管他要人，有時，指着他的鼻尖罵着：

「你這個喪天良狼心狗肺的壞東西！你這壞蛋！你禍害人！」

一些老頭兒，就覺得怪稀奇的，天下變了，日本人佔過來是一件事，紅鬍子不搶不劫，不也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麼。專有一些善於阿諛的人，這時就對他說着一些奉承的話：

「我早就看你是個能幹的人。」

或是：

「從小我就看你跟別人不同，相貌不俗氣，真的呢！」

區上緊接着也被佔領了，那些佔領的人們，和他們的行動完全一樣。這時候，那些被繳槍的人們，偷偷盼望區上派兵收復的希望完全斷絕了。

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往前推動着，他們一羣武士天天說着，講着；有些人就明白了日本人該打出去的道理在什麼地方，有些人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是可靠的。而且現在應該是共同起來動一動的年頭；如果再想安心作順民，那情形就不堪設想了，遇到日本人將來佔過來，把鋒利的刺刀擺在每人的心脯上，再不容許動一動，

人們就都會變成了死鬼的。

漸漸地有些人加進他們的隊裏了，聲勢擴大了，有一天，村子裏飄出來一面大旗，巍然壯觀的大旗，旗上面繡着端端正正五個大字：

——抗日義勇軍。

一九三四，五，上海。

千秋九分叢書

穆第一種
木天著

秋日風景畫

已出版

金第二種
滿成著

動搖的心

已出版

李第三種
輝英著

兩兄弟

已出版

傅第四種
紅蓼著

在被窩裏

印刷中

每冊只售九分
寄費每冊一分
掛號再加八分

種三第書叢分九秋千

弟 兄 兩

分九洋大價實冊每
分九號掛分一費寄

著 者 李 輝 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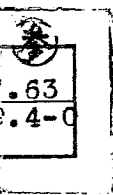
發 行 者 千 秋 出 版 社
上海卡德路
一五三弄四號

印 刷 者 大 方 印 務 局
上海卡德路
一五三弄四號

民 國 廿 三 年 五 月 初 版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24-1-1
(3)



冊每
出千